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人峰塔下梅花香

何善亮

陽曆二月，人峰塔下的路橋，十里長街洋溢著春節的氣息，一排排燈籠守著古樸的民風與宋韻的街景。霓虹燈把這裡的夜晚裝扮得如仙境瑤池，連月色都自歎不如。

春風蕩過萬重山。我們走進黛瓦縱橫的街坊，踏在人聲鼎沸的石板路上，四周是各色小吃的吆喝叫賣。垂柳無精打采地梳理著陽光。清風穿越人群，娉娉的髮髻彷彿從宋詞中走來，輕撫這曼妙的時光。一盞盞紅燈在微風裡搖曳，如舞女露出柔軟的腰肢。幾個後生忘情地唱出春意，彷彿要為古街喚來一縷梅花的清香。

農曆乙巳年立春在臘月十七，當地謂之「年裡春」。是以春節未至，梅花早已綻上枝頭。初春拂面的風仍帶寒意，冬的餘威卻注進漸行漸遠。石濱生態園的梅，如期在臘月枝頭綻放；記憶中雪與梅同輝的景致，已難再遇。立春之後，人峰塔下的梅樹與山上草木無異，靜靜立于曠野，承受寒風，也聆聽春天的腳步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，春天正朝我們走來，這也是希望所在。勤勞的路橋人，哪怕在春節前後，仍投身於日常的忙碌，以春為契，找準方向，昂首前行。

我于正月初六返崗。節日的氛圍仍濃，復工之路不免顯得清冷。然而心靈偶遇的寒流，終在眾人陸續歸來的途中漸次消散。

習慣使然，我每日午後仍去爬山，自石濱生態園南柵廟右側入，穿太極研究會，拾級而上，直往石濱山大人尖上的人峰塔。行走在陰濕的石階，呼吸山風送來的清冽。倒是汗水隱隱滲

出，挾著某種無名的暢想，如泥土下小草暗湧的叛逆。此時山上草木尚未見甦醒的痕跡，彷彿冬天還未遠去。

隨著氣溫回升，石濱生態園的梅枝漸綴滿花苞。一夜早春，吐蕊綻放，不過兩三日，花朵已爆滿山野。空氣裡散著花香，也融著十里長街飄來的甜暖氣息。

山澗與城內氣溫略有差異，永寧河畔的梅總比石濱公園早開兩三天。于是便有了一城之中，相距不遠，城裡梅花已謝，山野花開正盛的別樣景致。

在生態園，各色梅花于枝頭迎風頷首，白的、粉的、紫的。遊人三三兩兩穿梭其間，並不在意梅之孤傲。白梅與粉梅因花期早，早已落英滿地；一些不知名的品種，枝頭才剛綴滿花蕾。梅花亦如長街上的人，絡繹不絕，一撥接著一撥。勤勞的蜜蜂也跟著人們的腳步，回來踏春。

人峰塔是路橋的地標，九層塔身建于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初時塔內設有陳列室供人參觀。不知何時起，大人尖上的人峰塔不再對外開放，卻仍是登山者的目的地與打卡處。

小人尖是西周文化遺存的祭天場所。無論自東線、西線或北線登山，小人尖皆為必經之地。自去年底，我改走南線，由此登頂，遊人稀少，可避開來往交錯之喧。

新年伊始，爆竹點燃新的盼望。願以梅花綻放為起點，做一個務實勤勞之人，心如草木，一路向陽。無論晝夜，不辭風露，俯身與塵土為伴，和草木同行。

童年的螢火總能引人嚮往，如同清晨的露珠那般單純、透徹、明亮。待東方露白，陽光穿破晨霧，撲面的花香，便如人生途中久別重逢的故知。

我在生態園，坐享暖陽，靜品梅韻，等待下一陣春風，輕輕拂過面頰。

早春梅香

楊宏隆

街坊閒聊時總說，春天來得急，彷彿昨天還裹著冬衣，今日風一吹，柳梢就軟了。這話自然有些誇張，可故鄉的早春，確也是短的，毛衣還未收盡，單衫便上了身。只是晨昏兩頭，寒意還黏著人不放。若細說這天氣的脾氣，大抵是這樣：過了二月，風先軟一軟，暖兩日，緊跟著又硬起來，一回冷似一回。待到三月頭上，那風仍帶著北地的勁兒，拂到臉上，清冽冽的，像用薄冰片輕輕刮過。用我父親的話講：早春的風，是能鑽進骨縫裡去的。

覺得冷的，不單是人。四下裡也透著一股清寂。去歲那點殘綠，被風收拾得乾乾淨淨。院子裡的草木，多半還枯著、萎著，聽不見蟲聲，麻雀倒是聚得密了，流浪的貓狗卻少見蹤影……唯有幾棵老雲杉還撐著些暗沉的青，再就是星星點點的嫩黃，遠遠地亮著。

那反著時節開的花，是梅。它不趕熱鬧，偏挑這萬物未醒的二三月，悄沒聲地攢著勁。等到春寒最透的那幾日，便一朵一朵挑出來了，蠟黃的，像一盞盞小燈，點在還僵硬的天地間，格外醒眼。自小學時，我便認得它。

那會兒寒假未盡，常隨父親在院裡散步。一簇簇枯枝間，忽見這黃燦燦的小花，幽香浮動著。我問父親這是什麼，他說是梅，耐寒的。我總想去折，看那枝子瘦嶙嶙的，以為一拗就斷，誰知卻韌得很。帶回家插在清水瓶裡，竟能養上好一陣，香也幽幽地跟著。

梅的香，是愈冷愈清的。如今人愛說「冷香」，這詞安在它身上，倒是妥帖。非得在清冽的晨風裡，或是月下的薄寒中，那香氣才純粹，才醒人。若是移進暖屋，香便濁了，悶悶的，聞久了頭昏。它原是不屬於溫吞的室的。

若教我評這梅，只得六字：有性情，不隨俗。待到春濃時節，百花趕著趟兒地哄東風、爭顏色，它卻早已謝了幕，扭頭去做自己的青葉子。

是不屑同流麼？或是不肯將性命全然托付給時令？別的花，開落皆由天；它偏不，偏要在寒冽裡掙出一段香來。

梅的花與葉，總也見不著的。在北方，尤其是。花先冒寒開了，葉卻要等暖穩了才抽芽；冬天來時，葉又先落盡，只留枝子陪著花。彷彿花是花，葉是葉，各有一段生涯，不肯碰面似的。這也算是一種「王不見王」罷。

薑是春天的芽

傅中平

薑，新華字典的釋義是：韭菜、油菜、蒜等蔬菜長出的花莖。花莖即植物細長的莖，在其剛抽出莖時，正值春風蕩漾之時，薑在此時猶如一個抽條發育的孩子日見其長，不但出落得越發身姿苗條，且鮮嫩得能掐出水來。此時的菜薑已結苞、尚未開花，若掐下三、五把來清炒食用，脆嫩不說，且有一種自然的甜絲絲的味道，口感極好，讓人欲罷不能。只是菜薑和青春一樣易逝，若是掐得晚了，薑頂開花，說明薑已老了，縱能食用也味同嚼蠟。

江南的田野油菜種得多，早春二月之時，市場上便可見賣菜薑了。菜薑一上市那會兒，彷彿就成了蔬菜中自帶流量的「主角」，其他的菜紛紛讓位。這不僅是人們嘗鮮的本能，更是因為越早上市的菜薑不但嫩且口感也好。油菜的菜薑通常可掐2到4次，剛上市的菜薑掐的是頭道薑，因而好吃，而之後是一次不如一次了。

如同「河水煮河魚」一樣，清炒菜薑也是「菜籽油炒菜薑」。待油鍋燒熱後，油菜薑「刺啦」一聲下鍋，翻炒幾下加鹽，稍許便可出鍋，切不可時間過長，將菜薑燒得軟爛便不好吃了。因上市的菜薑本身即鮮，也無須添加味精、雞精這類的調料，否則反而掩蓋了這道菜的本味。這便如一個正值年方十八的姑娘，芳華艷麗，又何須濃妝豔抹呢。

江南人在春季還有醃菜薑的習慣。菜薑在罈子裡用鹽粒一層一層地碼著，然後密封。待到可以開壇食用時，這便成了餐桌上的鹹菜。雖然鹹菜有如「深挖洞、廣積糧」一樣，是用來「以備不時之需」的。但是，幼時的家裡好像餐的桌上都放有一大碗鹹菜。炒著吃、蒸豆腐、鹹菜湯……父親變著花樣。我們吃鹹菜也如同

拖稻草一樣，雖然餓卻吃得津津有味。

現在的生活好了，吃鹹菜自然也少得多了。家裡從來沒有醃過菜薑，想吃的時候便在農貿市場零稱一點。樓下的大姐和妻子處得好，她開墾了一塊菜地，在春天不但送來新鮮的油菜薑，每年還為我們用一個中等大的玻璃瓶醃上菜薑送來。雖然不是很多，往往一年也吃不完。

其實，菜薑現醃現吃味道更佳。這又讓我想起了兒時，外婆將買來的菜薑洗淨加上少許鹽，用手輕輕揉搓，再靜置一夜。第二天起來吃早飯時，外婆將嫩綠的菜薑淋上麻油，一根根的菜薑一口咬下去嘎崩脆，還有麻油和菜薑混合的清香，真乃下飯好菜也。若是將其切成寸丁大，在油鍋裡炒熟，則又是另一種味道。現醃現吃的妙處在于，因鹽放的少，吃得再多，也不覺得鹹。

至於韭菜薑和蒜薑，則因秉性不同，則各有各的食之風味。「菜薑味勝肉」「莖同牛奶奶」，我習慣于將韭菜薑和肉絲下鍋同炒，蒜薑或清炒或與鱸段搭配，當然無論搭配還是清炒，味道皆是上乘。只因薑是春天的萌芽和饋贈，有了薑的餐桌便有了春天的味道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27期

放下手機

毛國聰，成都人，作家。已出版詩集《流浪歸來》、長篇小說《生命之門》《鏡子背後的女人》《九十九個方子》、思想隨筆集《與上帝對話》、散文詩集《行走的感覺》、散文集《時間開的花》等。

自從用上了智能手機，我的生活一下子充實起來，從早到晚沒有一丁點兒空白，哪怕在睡夢中。手機讓我無所不知。每時每刻發生的國際國內大事小事，我想瞭解就能立馬知道。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大明星，求我瞟他們一眼，也得看看我的心情。我不再把秀才放在眼裡。跟手機相比，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無非是個「兩腳書櫃」，超強大腦簡直就是笑話，雄偉壯觀的圖書館只是擺設。過去失眠，我總是倚夜輾轉反側。當枕邊有個智能手機後，我再也不怕失眠了。失眠時我就靠在床上戳手機、死聽著聽音頻，不僅學了知識、瞭解了世界動態，還制伏了失眠，一舉多得。拿著手機去廁所，無論蹲

多久，都不會感到無聊，而且聞不到一縷臭味。我覺得自己已至人生巔峰，完全可以捧著手機躺平，甚至擺爛。有了手機，何須他求？！

原以為只有我喜歡手機、離不開手機，後來才發現，到處都是手機控，不喜歡手機的、離得開手機的人幾乎沒有。我還發現，最有素質、禮貌和教養的人，是在飯桌上、與人相處時不要手機的人。我相信，世界屬於能掌控手機、沒時間玩手机的人。

有一次，我請阿宓陪我參加一個聚會，之前，無論我怎麼威逼利誘，她就是不答應。無可奈何之下，我急中生智，順手拿了她的手機就出門了。她發現之後立馬追了出來，乖乖地跟我參加了聚會。我覺得，如果要給「三十六計」再加一計，最好的一計非「沒收手機」莫屬。要制服誰，沒有比「沒收手機」更管用，既簡單又方便。手機在，人就在。手機不在，人就不在。找人就是找手機，找到手機就找到了人。現代人啥都可以沒有，就是不能沒有手機。

有一次乘公共車回家，沒座位，只好站著，在搖搖晃晃的公共車裡，我緊緊抓住扶手，不得不忍痛割愛，把手機揣在褲兜裡。可旁邊的一位小美女，左肩挎一個大包，右手提一個紙袋，左手拿手機一直盯著看，沒依靠任何東西卻紋絲不動。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我琢磨了好幾站，也不明白她是怎麼做到的。直到下了公共車，我才恍惚覺得，她拿著手机的肯定不

是手機，而是定海神針。

昨天乘地鐵，發現一個年輕人居然沒看手機，感到特別驚喜。可當我仔細瞧他時，才發現他是智障兒。我禁不住想申請一個發明專利：用手機來檢測是否智障。凡是不玩手机、就是智障。這種辦法，既方便、又簡單、還節約。

第一次聽到馬斯克「手機在五年內會消失」的這個預言，就像聽說一個大好人將在五年內死掉一樣，我不是為這將死的大好人感到悲哀，而是覺得說這話的人非常可惡。有人跟我重複這預言時，我選擇了呵呵。我是個樂觀的傢伙。輕便的小靈通取代了笨重的大哥大，數字機取代了模擬機，智能機取代了數字機。有手機之前就沒有手機，沒有傳統手機之後，一定會有比傳統手機更好的腦機、眼機等等。手機消失就是為了比手機更好的東西的誕生。如此複述的人多了，我就瞎想，人都會死去，手機死去算得了什麼。日月星辰都會消失，何況手機？現在的這種手機消失了，未嘗不是好事。

寫這篇小文的靈感來自于我躺在沙發上刷手機時突然眼冒金星、差點暈倒，意外的是，終于讓自己暫時放下了手機。

今天，我一個人在家，睜開眼睛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看手機，手機早就成了我最主要的信息源，它把我與這個世界前所未有地密聯在一起，除了睡覺，須與不可分開，連早晨起床都需要它呼叫。我一整天陪著手機，躺在沙發上、坐在凳子上、蹲在馬桶上、站在客廳裡、行走在陽台上，一手拿手機一手拿筷子，縱橫古今中外，瀏覽天下人事，結果是眼花繚亂，眼珠子生疼得好像要滾出來，我從沙發上起身準備喝茶時，突然眼冒金星，差點栽倒在茶几上，我不得不掙扎著躺靠在沙發上，閉上眼睛。

迷上手機後，我經常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：身邊的人越來越少。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物體：手機、汽車、物件、虛擬的人、類人的東西。雖然手機可以代替人，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但它畢竟不是人，而是一種機器。機器能複製聲音，卻無法復現心跳的節奏。能模擬語言，卻仿不出靈魂的震顫。它會沒電、黑屏、無信號。如果在人與機器之間作唯一選擇，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人，但是，卻無法放棄手機。誰都明白，我們最需要的是人，事實卻是，我們擁有的幾乎都是人的替代品。

我有幸生活在信息時代。每天處於波瀾壯闊的信息流中，情緒再難穩定，時時處於被撕裂的狀態，如果沒有定力，肯定會被手機（信息）控制、直至撕碎。難怪現在患心臟病的人越來越多，心臟病成了現代人的第一大殺手。我發現，無論如何宅居，只要有一部手機，一切都是扯淡。沒有手機，哪裡都是閉關靜修。手機是現代超級病毒，不抑鬱、患精神病都難。世界越來越小，幾乎只有手機那麼大。手指戳一下，萬花筒般的世界就會瞬間出現。上一秒否定下一秒。一個人趕走另一個人。一件事覆蓋另一件事。上帝都難以預測跨一步會發生什麼。試圖儲存信息的結果只有一個：崩潰。

手機給我帶來方便的同時，也給我帶來了糾結。它幾乎使我唯它是尊。只要有它，我就可拋棄整個世界。沒有它，我的世界就不存在。整天昏昏沉沉，煩惱、糾結，甚至憤怒。對世界、對人生、對生活、對人對事，我越來越糊塗，不知道該相信誰，不清楚是非對錯，無法作正確判斷。手機發送的海量信息是洪水猛獸，肆無忌憚地洗刷我、衝擊我、肆虐我，讓我不知所措、支離破碎、傷痕累累……刷手機，讓我有了無所不知的錯覺，好像時時刻刻知曉天下事、學到新東西，其實一點兒用都沒有。海量信息充斥大腦，阻塞了吸收真正有益的東西。我本想做個不顧天下的閑雲野鶴，可手機堅決不同意，時時刻刻把天下所有的大事小事推送給我，逼我處理，使我無法袖手旁觀。哪怕我真是上帝，哪怕上帝授權給我，哪怕我有三頭六臂，哪怕我心狠手辣，面對信息海洋，我也不得不焦頭爛額，心力交瘁……放下手機，勢在必行。

想到馬斯克預言「手機將在五年內消失」，我就暗自竊喜。即使手機不會在五年內消失，我也決定放下手機，世界上還有許多比手機更值得攬著的東西。放下手機，其實就是放過自己。

